



无神论战胜了有神论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无神論战胜了有神論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959年

无神论战胜了有神论

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上海新兴路54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001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/4 字数 12,000

1959年11月第1版

1959年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17,001—36,000

统一书号：2074·154

定 价：(五) 0.07 元

封面设计：赵 晴

編者的話

破除迷信鬼神的思想,改变封建迷信的风俗习惯,是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本书的几篇文章和通讯,用生动的事例,说明鬼、神、风水等等,是根本不存在的;说明随着生产的大跃进,已有愈来愈多的群众,冲破了鬼神思想的束缚。这些文章,对清除人们还存在的迷信思想,进而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,是有积极作用的,所以把它汇编出版。

1958年11月

目 录

与阴阳辯风水 与巫神辯鬼魂·····	張 俊(1)
“神”的秘密·····	童立奎(6)
无神論战胜了有神論·····	王欣森 許克聰(7)
无神論的胜利·····	乐于时(10)
冲破迷信邪說的束縛·····	“人民日报”消息(12)
算命先生的秘密·····	任之才(15)
算命先生停业后 自己揭穿騙人术·····	原子仁(18)

与阴阳辯风水 与巫神辯鬼魂

——記黃澄社破除迷信辯論會

張 俊

“神鬼魂命”到底有沒有？这里我介紹一个生动的有說服力的神鬼魂命辯論會，来回答这个問題。

西安市灊桥区黃桑園鄉的黃澄社在7月7日的下午和晚上連續召开了一个叫四辯論會，四辯論是：一与阴阳先生辯風水，二与“捉鬼法官”辯鬼、魂，三与算命先生辯命运，四与巫神辯神。

从迁坟引起

辯論是从迁坟平坟引起的。黃澄社有二百多戶，几年来产量不高，是一个缺粮社，迷信思想重重，相信神鬼魂命的典型代表人物样样俱全。直到辯論之前，有的死了人还請阴阳先生看穴；小孩大人生了病不相信医生，而去請“捉鬼法官”收魂捉鬼，向巫婆求神。甚至有的学生考学校时，不去認真准备功課，而找算命先生占吉凶。这次，这个社在平整土地工作中，群众提出平坟迁坟的事，絕大多数人贊成，少数人还有疑虑。有人在坟上挖出条蛇来，大惊怪叫：迁不得迁不得，祖

坟风水破了。有的一面平坟，一面向鬼祈禱：鬼呀，鬼呀！不是我要迁你，是干部叫我迁。还有人說白天迁了坟，晚上夢見鬼来找麻煩，說死人向活人要房子。这样，一場辯論就不可避免了，人們心上的疙瘩先得平掉，然后才能平掉地上的疙瘩。

“风水”在哪里？

有沒有“风水”，“风水”在哪里？辯論先从这个問題开始，发言的人很踊跃。社主任赵志新站起来高声說：“风水不在坟里，风水藏在劳动里，沒有双手劳动，风水不会出来”。接着他就揭露阴阳先生張新瑞看风水是假的。他說，張新瑞看了一輩子坟，他母亲的坟是他亲自看的，埋在雄家灣，他說那个地方是地势高数丈，“坐山丁旺”，为啥埋了不到一年，他的儿子就死了而且現在还没有儿子呢？难道这是人丁兴旺的风水嗎？对有无风水感触很深的紅星社社主任乔生明，也用自己親身的經歷，来証明看穴观风水都是騙人的。他說：“我祖父的坟是阴阳先生看的，說是坟基好，风水旺，一定人財两旺。其实我們給人家拉长工拉了20多年。我父亲死时又是請阴阳先生看的坟，家里一共只守了1亩2分地，也沒个选择头。阴阳先生說：死人头要枕在地主地上，会人丁兴旺，要用这‘穴’还得給地主回話。結果我不按穴道胡乱埋了。可是我看我家人丁比誰家也旺，我現在有5个儿子，孙子也有了。”大家都举了許多事实，証明看坟观风水是騙人的，只不过是阴阳先生胡說一通罢了。人常說：阴阳的嘴里沒黑白，看到地势高的地，他可以說是“坐山丁旺”，但是遇到低洼地，他也可以說是“坐空朝滿”。

后来張新瑞也說：“我是搞阴阳的，給死人看穴，看风水，这全是騙人的。其实，坟墓好坏、风脉多少，全凭阴阳舌头乱說。地主的地多，死了人我就跑好多地看风水，表示認真，多挣点錢；穷人地少，5分地也可以看出风水。”阴阳先生認輸了。

“米碗碗”的謎被揭穿了

和“捉鬼法官”張新強辯論有无鬼、魂，他說他能用米碗碗收魂，于是當場就找来一个小茶碗和一些米，还有一条黑手帕，叫捉鬼法官當場試驗。这时会場頓時寂靜无声，多少双眼睛盯着米碗碗收魂的鬼把戏。張新強捉了一輩子鬼，收了一輩子魂，今天要他在这么多人面前試驗，他的精神緊張起来了，臉上多繃的肌肉直打哆嗦。他把茶碗装滿了米，用折成两层的手帕复盖在米碗口上，把碗倒扣在桌上，双目呆視，口念法咒，念完咒語后，捏紧手帕翻起米碗，果真有一边米深陷下去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米是虛放的，在翻起的时候，必然向上揚的一边米，要向另一边流去。他就是用这个极簡單的把戏，騙了不知多少人。大家揭穿了米碗碗的謎后，猛地清醒过来。社員罗大章气呼呼地說：“再別信那套鬼玩艺，我的娃4年前得了急霍乱，請張新強給娃收魂，他說娃的魂已收不回来，沒法救了。我猛然清醒过来，赶快到医院去請大夫。一会儿的工夫来了救护車，医生护士来了好几个，把娃的病治好了。当时感動得我們全家流出泪来。要是信收魂的那一套，娃的性命早就完蛋啦。”有一个社員气愤地說：“我的父亲30年前，一次赶車跌了一跤。張新強說魂丢了，活不成。可是現在不是还活的

挺好的嗎？”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40多岁带四川口音的妇女袁桂芳，从人群走出来说：“我说有魂，我的老汉去年堵水跌了一下有了病，我向社借了5块钱，请医生看了一次没好，我就把钱买成香枝，请张先生给老汉收魂，又过了5天没好，张先生说再过7天就好了，果真7天后就好了”。郑景耀反驳说：“我看是养好了，堵水跌了下，休息了半个多月，咋能不好呢？为啥你老汉另外一次得了个急病，是医生看好了呢？”“急病大病靠收魂不成”袁桂芳辩解。“唔！小病慢病要收魂，大病急病就不能收魂，那就明白了。”一个有银白色胡须的老汉，幽默地说了这一句。“还是叫捉鬼法官讲一讲吧！”不知谁提了这个要求。张新强站起来，两片嘴唇直打哆嗦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没鬼，没鬼！没魂，没魂！糊里糊涂捉了一辈子鬼，也没见过鬼是个啥样子，这是人哄人，心上有鬼，从今后我再不干这骗人的事了，大家也再不要请我骗人了”。

命在哪里？

捉鬼的法官认输了，大家又和算命先生辩命。社员李天全激动地说：“命在哪里？命就在我的双手上。在解放后，劳动得好，命就好。”妇女杨秀珍说：“我才不相信算命的事情哩，命运是由自己掌握的”。13岁的小学生陈玉芳，也在这个辩论会上揭发了一件事。她说：“去年，我们班有个叫古金兰的同学，怕考不上中学，去抽签算命，算命先生问她为啥抽签，她说想考学校，算命先生便把一大把签排了又排，挑了又挑，就叫她抽了一支。这支签上画着王孙公子，算命的胡念了一通，

說她一定能考上第一名。結果她相信了算命先生的胡說，沒有好好準備功課，其他沒抽籤的人都考上了，她卻沒有考上”。听的人連連點頭稱對。算了一輩子命的陳文華被辯得無話可說，承認算命是假的，騙人的。

神鬼之事辯明了

辯論會越辯越深。小時讀過8年古書的孫候祿，舉出孔子用假鬼治他媽病的故事。他說：孔子是個孝子，給他媽治病找了個假鬼，據說他媽見了假鬼病就好了。可見真鬼是沒有的，怪不得孔子說：“神鬼之事吾也難明”。孔子對神鬼難明，我們卻能辯明。接着謝福琴談了一個他親自經歷的事情，他說：“香胡灣有個巫神，他親自給我講，他有一次赤着腳在地里干活，兩個腳板子踏了幾根扎刺，他看到面前過來幾個居士老婆婆，於是他就發起神來，渾身發抖。幾個老婆婆看到神下來忙跪倒，問神要什麼？他便揚起兩個腳板子說：‘快給我拔扎扎’。幾個老婆婆手忙腳亂圍起來，拔掉他腳上的扎扎。老婆婆們又問神還有什麼吩咐。他說：‘吾要吃三角子’。幾個老婆婆忙問：‘三角子是什麼？請神不要生氣說個明白’。他說：‘好棗粽子’”。這個故事惹得大家都笑了。謝福琴又說：“那個巫神過去一敲起鑼鼓，就發起神來，現在到處敲鑼鼓，神也不上身了，問他這是什麼原因？他說：現在神下來沒人給錢了，神也就不來了。”又是一陣笑聲……。

夜深了，辯論會結束了。

（原載1958年7月17日“西安日報”）

“神”的秘 密

童立奎

安徽肥西官亭南面的园洞山，最近出了名。傳說山中有个“神仙洞”，忽然显灵了；洞里有“仙方”，吃了能治难症，还可使不孕的妇女生孩子。去求“仙方”的人，除了备上香烛紙馬，还得带些花生、麻餅之类的食品。到了那里，先把花生、麻餅撒进洞，恭恭敬敬燒好香，叩了头之后，再爬到洞里，拿回一点花生、麻餅。这拿回的一点花生、麻餅，便是洞里神人賜給的“仙方”。

說也怪，求方的人将大把的食品撒进洞，燒完香叩好头，再去拿时，也只能拿出一点点来，其余的都搞到那里去了呢？年青人很是怀疑，总想进洞去看个究竟。可是老年人一再阻拦，不准他們冒这个險。不少老年人坚信不移地說：“那麻餅、花生是洞里大仙吃了。”

如此說来，洞里“真有神仙”了！这消息象股风，越刮越远，有很多人为了求“仙方”，耽誤了几天生产，花了不少錢。有些老年人沒錢买花生、麻餅，急得把老母鷄也卖了。洞里整日香烛不断，食品滿地，香灰积成了堆。

有一天，一个老婆婆領了个中年妇女来了，恰巧这时沒有旁人，她俩便很快地燒上了香。老婆婆跪在洞口地上禱告道：“大仙保佑，請給我媳妇一个餅子吃，讓她养个小孙孙吧。大仙

显灵，我以后天天来烧香供奉。”老婆婆話剛落音，忽然洞里发出嗡嗡的声音：“不要烧香，只要你送床花被子，就可叫她养小孩。”老婆婆吓了一大跳，她媳妇“呀”地惊叫一声，爬起就跑。

在山下修塘的社員們，一听山上有人叫喚，想是出了什么事，便一起跑到洞口来。婆媳俩已吓得面如土色，見人来才定了定神，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。年青人一听，再也捺不住了。有个20来岁的小伙子，腰一弓便钻进洞里。一会儿，他从洞里揪出个30来岁鬼头鬼脑的家伙。大家一見，气的不得了。这个說：“我当是什么‘仙’，原来是你这个‘鬼’呀”；那个說：“揍他狗×的”。大伙意見：把他送到官亭人民法院去，小队长便用繩子将这家伙五花大綁地綁起来，派了两个社員送走了。

經审問，这家伙名叫陶小根子，是官亭街上的一个屡教不改的二流子。于是，神仙的秘密，彻底揭穿了。周围群众把它当个笑料，也作为反迷信的活典型，到处宣傳談論。那些以为真有“大仙”的老年人也都敲着头，埋怨自己脑筋太旧了。

（原載 1958 年 6 月 24 日“安徽日报”）

无神論战胜了有神論

——記东风人民公社农民的一場哲学辯論

王欣淼 許克聰

河南登封县东风人民公社紅专大学，推广了三官庙大队

农民学哲学的經驗后，學員学习哲学已形成了高潮。他們学哲学的方法之一就是教員講課，联系实际开展鳴放爭論，群众教育群众，提高認識，推动生产。

哲学教員向农民講了物質和精神、存在和意識后，大家在討論中引起了一場关于有神和无神的激烈辯論。王保太等說：“我們平常見到极普通的下雨現象，这就是物質，水蒸汽蒸发后上升到天空遇到冷空气結成水滴，落下来就是雨，这是客观存在的科学真理。可是以往地主階級却欺騙群众說这是神安排的，大家上了当，对水灾、旱灾就听之任之。解放后才慢慢懂得了下雨是自然現象，在共产党领导下大兴水利，旱了抗旱，澇了排水，年年丰收。可見客观物質是本来存在的，人的認識正确了，就能改造世界。”这一发言立刻引起了信天主教的李鉄柱的反对，他說：“你說下雨本来就有，人的認識在后，从这看是对的。可是誰使水蒸汽上天了呢？人沒有这么大力量，这是上帝燒熱了东海的水才下了雨。”平日燒香敬神的李順又說：“啥水蒸汽不水蒸汽，上帝不上帝，这是龙王爷下的雨，俗話‘不信葯苦吃大黃，不信鬼神听雷响’，可不能胡說，啥都有神，神可灵呢！”这就反映了对下雨的不同認識。于是有領導的进行了爭論。农技員王长安說：“气象广播是党的事业，是根据自然現象預报天气的，它每天向我們广播天气情况。我們是无神論者，我們不信神，信广播。你們信上帝、信鬼神就去問問你們信的神，証明証明明天的天气，見个真假，誰来应战？”不信神的人齐声叫好。可是長時間沒人出来应战。无神論者又据理說：“旧社会李鉄柱經常傳教，說有人打你右臉，你就再

伸給左臉，這完全是帝國主義奴役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欺騙宣傳，我們過去受够了帝國主義的欺騙、壓迫。解放後，中國人民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，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了一個獨立幸福的國家，不受帝國主義的壓迫，國際地位空前提高。李鐵柱可拿些實事實物來說說上帝在那裡？它給我們的好處都是那些？”李鐵柱說不上來了。一個學員說：“我在舊社會中成年給地主做活，娶不起老婆。陰陽先生說墳地用在絕地裡了，命當孤身無後。解放後翻了身，也結了婚，有了孩子。還有打扒溝龍王過去迷惑了13縣的人，現在神象摔了還一樣下雨。家家戶戶不敬神了，可是有吃有穿，只有共產黨和毛主席才給我們帶來無窮的幸福。”王金海說：“李順成天敬神，舊社會逃荒要飯，解放後共產黨給了你房子住，合作化後，你勞動掙到了報酬，現在過着富裕生活。可是神給你的是啥？你好好想想！”

這些發言都是用新舊社會對比和針對李鐵柱和李順等的實際生活，講明道理的。李順和李鐵柱最後也沒啥說了，才說出了真話。李順說：“我敬一輩子神，也沒見過神，以往真是說瞎話哩。”李鐵柱後來也承認：“我們學的哲學，都是真理。”這一場爭辯，唯物論者取得了勝利，哲學的鑰匙揭开了不少思想上的“謎”。

（原載1958年10月9日“中國青年報”）

无神論的胜利

乐 于 时

几千年来，在群众脑海中具有无上权威的神仙鬼怪之类，已經毫无权威可言了。真正觉醒了的群众，正在摆脱一切精神上的枷鎖，昂首闊步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。

在前进的道路上，自然也免不了新旧思想的斗争。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壩兴修水利的爭論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在这場爭論中，有一段精彩的對話：

守旧的人說：“我們民族的老規矩，龙山上什么也不能动！”

先进分子說：“我們几百年不动它，它給我們的好处在哪里？水沟修通了，粮食收得多，子孙都享福。”

守旧的人說：“冒犯了龙山上的鬼神，寨子里生病死人，哪个負責？”

先进分子說：“过去几百年不动龙山，寨子里沒有生过病、死过人嗎？現在生了病，政府有医院有医生，怕什么！”

最后，新思想战胜了旧思想，不仅使流动的水灌溉到龙山的田里，而且使无神論的思想深入到人們的心里。

31年前，毛主席在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”中曾說过这样的话：“菩薩是农民立起来的，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們

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薩，无須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薩。”今天的几篇报道，正好用事实印証了这个真理。

在过去，一切神仙鬼怪都是可敬而又可畏的。据说，敬它，它可以降福于人，不敬它，它又可降祸于人。敬畏相加，它就获得了无上的权威。在无神論者看来，崇拜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，这是十足的迷信。但是这种迷信经历了几千年，仍然繼續流傳。多少年来，从古代的王神論者到近代的科学家，都曾做了一些破除迷信的工作，可惜效果并不显著。

现在，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，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。在共产党领导下，中国人民正在創建一个幸福的社会。几年来的切身体驗，群众深刻地認識到：依靠共产党的領導和自己的劳动，就可以創造一切幸福，何必再依靠什么神仙呢？于是，群众自己行动起来，用自己的双手将那些曾經令人敬畏的菩薩，远远地丢开了。

自然，在群众的思想領域里，有神論曾經統治了几千年，现在要想在全国範圍內，完全消除对鬼神的迷信，还要作比較长期的努力。我們必須看到这一点，才会正确地指导无神論同有神論的斗争。由于中国幅員广大，鬼神的遭遇也各有不同。有些地方已經完全消灭了鬼神的权威；有些地方鬼神的权威虽已发生了根本动摇，但是还有殘余影响；也有的地方群众对鬼神的迷信还很严重，有的人就利用这种情况为非作歹。这些事实說明，无神論和有神論之間还存在着—場复杂的斗争。但是，不管怎样复杂，随着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发展，随着科学知識的普及，鬼神的权威一定会完全被消灭。这个統治人

民几千年的精神枷鎖一定会被彻底粉碎。

(原載 1958 年 9 月 4 日“人民日报”)

冲破迷信邪說的束縛

“人民日报”消息

云南省 570 万少数民族在生产大跃进中冲破了历史上的迷信邪說，出现了思想解放、敢說、敢为、猛追先进的新风气。

云南省境内聚居和杂居傣、哈尼、佤、傈僳、景颇、拉祜、白、納西、彝、僳等 20 种少数民族，由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同，各个民族都产生了许多独特的风俗习惯。若干风俗习惯对各民族人民的生、活等有好的影响；但是，也有不少风俗习惯有坏的影响。如解放时还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残余的佤族，由于经济文化落后，对自然现象无法理解，只好把年成的丰歉归之于神鬼的喜怒，因此盛行剽牛祭鬼以祈求丰收的风俗。甚至在内地比较先进的少数民族中，也有不少的落后习惯。红河流域元江县的傣、哈尼、彝等民族，每年春耕中都要杀猪宰牛祭龍树和田地；要等阳雀叫了，芒果树开花才开始栽秧；妇女在生产中有四不能干：不能拔秧，不能修水利，不能犁田耕地，不能除草。据说因为妇女脏，干这些活会触犯鬼神。至于迷信鬼山、鬼地、鬼日、鬼水、鬼树、不修厕所不施肥；夜间不敢生产等，更是云南许多民族共有的习俗。